■ 地名故事

杜甫在这里抬头望岳，道出“齐鲁青未了”；李白在某个桃花盛开的四月来过，清晓骑白鹿，由此上日观；李商隐从这里拾阶而上，思索多少苍生鬼神事……

通天街头泰 运舟巷里安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姜言明
本报通讯员 刘广琦

泰安城像是个孩子，温润地卧在泰山母亲的怀抱。梳洗河、柰河穿流左右，犹如孩子所着的飘飘襟带，蒿里山则似孩子嬉戏的毛球，堆落在一旁。而这个“孩子”也历经1000多年风雨的洗礼，在造化神秀中成长。

这座城，杜甫来过，在这里抬头望岳，绣口一吐，道出“齐鲁青未了”；李白在某个桃花盛开的四月来过，清晓骑白鹿，由此上日观；李商隐也来过，从这里拾阶而上，去思索五十华年里多少苍生鬼神事。而他们曾漫步的那些街道，也在时光回旋中与这座城、这座山浑然一体，紧密相拥，像纵横的乐谱一样，将袅袅的岁月之音扬奏在泰山脚下。

拍摄于1943年的通天街

民国时期的大关街

通天街：唐槐苍遒伴双龙

通天街位于岱庙正南，北起升平街，南至财源大街，是泰安城最古老的街道之一。在《泰安县志》中，它曾被称为景岩街，取《诗经》“泰山岩岩，鲁邦所瞻”之意而得名。由于从通天街北行，越双龙池，过遥参亭，穿岱庙，经岱宗坊便可直达南天门，所以在清代时又称之为通天街。作为泰山脚下的起点，通天街数百年来历经风雨沧桑，见证了这座城市点点滴滴的变迁。

这条老街也数易其名，1928年被改称为中山街，1938年则被改为新民街。一直到1949年，才又复名为通天街。然而，到了“文革”时，通天街曾一度改为跃进街，直到1981年才改回了通天街的名称。通天街名字的更迭便是一段历史，这条街经过了岁月的洗练，越发沉厚、稳重。

古时的通天街，步步为店，热闹非凡。早在清代《泰安县志》中就有记载：“城内遥参亭前，酒楼饭庄相挨，货郎掮客错杂其间，有戏台四五座，还有斗鸡、蹴鞠、说书、相扑等杂艺，数千人如蜂蚁、各占一方，锣鼓讴歌热闹非凡。”这繁华景象正是发生在通天街。这样的市井热闹景象如今还可在泰山学者宋宝绪所绘《泰安古城图》中略窥一斑。

据81岁的宋宝绪介绍，明清时期，通天街的繁荣辉煌不只于此。“当时通天街还聚集着泰安的政治、军事机构。这从历史建筑上就可以看出来，它的西面原来是萧大亨故居，后来成了老县衙，算是政治中心，它的东面有一个守备署，相当于军事中心。除了沿街的商铺，街上还有两个大石牌坊。”

宋宝绪所说的两个石牌坊，其中靠南的是“三朝元老坊”，这位三朝元老就是萧大亨，曾历任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的明末重臣曾在通天街居住。对于萧大亨的早年经历，正史虽无记载，但在泰安民间的传说中，却流传着不少故事。比如说他年幼家贫，以卖豆腐为业，但好学不辍，乡绅刘某知其必贵，遂将女儿许配，操持家务，佐其学业。

通天街北有双龙池。据宋宝绪介绍，光绪年间，泰安地方官为解决城内居民吃水问题，捐资开凿水渠，自王母池而下引梳洗河之水，环绕岱庙贯注遥参亭前，建方形水池以停奔湍之势。水势旺盛，清流滚滚，极大方便了城内居民用水。池西有唐槐一株，甚是苍遒。

而双龙池再往北，有一古旧的牌坊，上书三个红色大字“遥参亭”，这便是泰安老城的中心，泰安土语俗称“亭子门首”。古时皇帝登上前，在此先简单参拜一番，过了遥参亭才进入岱庙举行正式大典。这个亭子门首的影响力在民间可谓深入人心。早年间一家挑担子卖甜沫的，因其常年在遥参亭前从早卖到晚，随要随盛，于是乎成就了泰安城的一句歇后语：“亭子门首的甜沫——现盛(现成)”。

运舟街：天门行船慈善岭

自双龙池向西步量200步路南，便到了泰安人耳熟能详的运舟街。运舟街在老泰安城的西南隅，老县衙的西侧，南至府前街，北至升平街，街长273米，宽4.4米，原为石铺路面。运舟街与通天街相仿，也是有着好几次名称的变迁。据《重修泰安县志·舆地志》记载：城区，州前地方郓州街。而《泰山志》则载为“运舟街”。据后唐冥福寺碑记载：岱岳镇“时有大小郓州街之名”。后唐在北宋之前，也就是说，在北宋开宝五年(972年)乾封县(旧泰安城)未迁到岱岳镇(今泰安城)之前就有郓州街，算来这条街最少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。

而当年“郓州街”为何又改名“运舟街”呢？据清代《泰山道里记》和《泰山志》记载：“白鹤泉”的水向南流经封家池再入泰城北门，然后顺岱庙墙南流，至东南角转向西南经郓州街南入柰河，再入泮河。因当时郓州街有水流过，能行舟，故改名运舟街。

而这一说法却有令人不解之处，尽管泰安城地形南北落差较大，但仅凭穿街而过的白鹤泉水怎能浮得起小舟？这不得不使人从别处找寻更合理的解释。郓州街之名源起于后唐时，当时此地由朝廷直辖，每逢祭祀泰山之时，镇内商贾云集，市面较为繁华。这条街起名郓州街，可能与当时来往较多的郓州商人有关。

施耐庵在《水浒传》燕青打擂中写道：“岱庙上好热闹，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，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，延接天下香官。到泰山神圣节之时，许多客店都歇满了。”而另外一位郓州人，水泊梁山的头领宋江，则有使得运舟街改名的嫌疑。由于《水浒传》的影响，清代官府怕百姓由郓州街之名联想到宋江，进而奔上梁山，便将“郓州街”谐音改为“运舟街”。

而运舟街的名字在民间还蕴含更多有趣的传说。据79岁的朱培良老人讲述，泰安城过去是一片碧波荡漾的大湖，从泰山的南天门出发到城南的慈善岭，要坐舟去，犹如今日泰山索道。而行舟的路线正好经过这条街，“据上几辈人讲，这条街出土过木船，船底下还有鸭蛋呢。”

大关街：裙灯摇摆映街红

若是时光穿梭回100年前，出了泰安的西门岳泰门，便是当时最繁华的街道——大关街。大关街东起古泰城西门(今东岳大街与青年路交会处附近)，西至上河桥，全长300多米。《泰山区地名志》记载，西关在古泰城四关中最大，因此这条路被称为大关街。

清代末期，随着津浦铁路开通，泰安城的格局被打破，泰安的发展进入新阶段。1910年11月19日，第一列火车从老泰安城西门外西南郊隆隆开过。铁路通车后，物资集散、人员往来都集中在车站附近，很快形成了车站街，从此泰安城市重心逐渐西移。近代泰安有商号600余家，大多设在老泰安城西门以外的大关街。这里不仅商号、货栈众多，还分布着众多的客栈、烟馆、酒馆等，成了商业和娱乐的中心地带，其繁盛程度，已远远超过府治所在的老泰安城。

据88岁的杨维山老人讲述，他记事时，大关街上各种商铺林立。小时候练字的纸墨笔砚是在大关街的“汶山堂”买的，“那时候花几毛钱看一场电影，还有唱地方戏的，正月十五各家商铺都挂上灯笼，晚上把街道映得通红，那裙子灯一长串，在风中摇摆。”

现在很多泰安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大关街的具体位置，但在老人的回忆中，大关街还见证着一段难忘的往事。1912年，冯汝骥任泰安县长，他巧立名目，强取豪夺，在泰安搜刮三年。解职后，泰安人民仍难平复对他的怨愤。

1917年初，有人倡议“人出钱一文”为冯铸造贪官丑像。此倡议顺乎民心，妇孺乞丐皆争相出资。6月，铁像铸成，像高一米二左右，苦丧脸，头顶元宝，双膝跪地，双手齐肩，掌心向上，各托一元宝，浑身上下均铸有银元图形。铁像初置双龙池南侧，面南而跪。消息传开，轰动城乡，搬亲请友，争相看奇。

1931年秋，冯铁像被放置在大关街东首的包公祠外。人们憎恨贪官，对着冯的丑像，唾弃咒骂。杨维山老人依稀记得小时候把西瓜皮扣在冯铁像的头顶。1947年春，解放泰安城时包公祠被炸毁，冯铁像倒卧瓦砾堆中。1948年秋，铁像被人砸成碎铁，卖给了许家铸铁厂，铸成铁块。铁像虽不在，但秤杆挑江山，老百姓心中自有定盘的星。

·相关链接·

一座山城 三度变迁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历史时期的泰安城城址随泰山祭祀活动而几经变迁。最早建置在泰山附近的城镇，是春秋时的博邑，其城址在今泰城东南15公里的旧县村。秦统一后，在此设立博阳县，同时作为济北郡的郡治。汉初在此设立博阳郡。自春秋设县至西汉武帝前的四百年中，博城一直是泰山南麓的政治、文化中心。

西汉时，武帝先后多次由东谷入山封禅泰山，带动了泰山东麓村镇的发展、兴盛。公元前110年，汉武帝下令在泰山以东设立新县，以奉祀泰山，故名奉高。奉高县城址即今泰安城东25公里的故县村。后来泰山郡治便设在奉高城，直至北朝，历时六百年。

东汉末年，当时泰山一带是黄巾军的活动范围。他们曾经集兵三十万人攻打泰山郡城。由于屡遭战火，历经沧桑，奉高城逐渐衰落下去。公元605年，隋炀帝迁奉高入博，改名为博城，城址在今邱家店镇旧县村。隋唐时期，泰山以南的博城由于泰山登山路线自东路向中路转移，再次繁兴。公元666年，唐高宗封禅泰山后，将博城县更名乾封县，乾封县城(今旧县村)取代奉高城再次成为泰山第一重镇。

唐中后期及五代，泰山进香活动兴盛，以东岳庙(即今岱庙)为中心的地段由此迅速繁荣。唐末在此设岱岳镇，五代时并建寨墙，置有岱岳镇使、岱岳镇都虞侯等官以掌管镇事，今泰城的雏形由此而始。北宋开宝五年(972年)，乾封县治移岱岳镇，今泰城逐步成为泰山地区的行政中心。

宋真宗封禅泰山时(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)，将县名改为奉符，并在县城西南另筑新城，其城址即为今市区南郊的旧镇村。奉符和它的前身奉高和乾封的不同之处，是脱离了宽阔的河谷平原而转移到泰山南麓；市镇里集中了较多的商人、手工业者和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闲杂人员。它是宋代封建社会市镇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产物。作为封建社会的城堡而言，新城址的选择也很合适，两边有河流(柰河、梳洗河)可以引为城壕，又可以就地取材，建筑土石结构的城墙。

金王朝南侵灭北宋后，于奉符县设立了泰安郡，后改为泰安州，管辖奉符、新泰、莱芜三县。清朝雍正十三年(1735年)，泰安由州升府并设县。“泰安”二字取义为“泰山安则四海皆安”，此名沿用至今。史料中记载的泰安城址变动，与民间“先有故县，后有旧县，三迁泰安”的说法基本相符。

秦皇、汉武、唐宗、宋祖等历代帝王登封告祭，逐步提高了泰山的历史地位，使泰山一步步成为了中国的“国山”。与之相对应，泰城的形成、成长的历史轨迹与泰山逐步发展的地位密切相关，可谓“城以山名、以山而址、以山而兴”。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王洪靓
本报通讯员 刘振华

双岭古墓

双冢古墓的身世谜题

海滨小城胶州，地处平原地带，城区一片坦荡。紧靠胶州城区的三里河街道盛家庄村，耸立着两座驼峰般的土丘双岭，虽只有不足10米高，却是当地孩子们心目中的神秘小“山”。

远望横卧于田野之上的双岭，确像两座相拥而立的圆润绵峰。村村通公路从双岭南侧绕过，犹如一条银蛇，在大大小小的村庄中蜿蜒，悠远静谧。

胶州市博物馆馆长王磊介绍，双岭古称“双陵”，顾名思义是指古墓，并非自然形成。从土层鉴定，此岭为人工堆砌，西南侧两三亩之多的凹陷平地，应该就是双岭古墓封土用的取土地，如同秦始皇墓附近的鱼池村。

双岭古墓占地面积约八九亩，四周有约1米高的方形高台。两墓直径均有十余米长，高约10米，北侧的墓比南侧略高些。古墓上的土为黄褐色，其间夹杂卵石，墓上的灌木杂草都被野火烧为焦土，在风雨的剥蚀下，更显古老沧桑。

□老百姓一向是民间传说最勤劳的创作传承者，双冢古墓激发了人们的极大好奇，自古以来关于双岭来历的神话传说在胶州广为流传，为双岭平添了几分神秘感。在当地走访，轻而易举就可得到数个版本。

被认为可信度较高的一个传说，源自《大明一统志》卷25《列女·王氏双女》的记载。据说，北宋靖康年间，金兵南下，百姓四处逃难。胶州的王员外有一双女儿，貌美如仙，聪慧过人，被王氏夫妇视为掌上明珠。一天，金兵突然到达胶西(胶州)，王姓姐妹携母亲逃到海边，被金兵抓获。金兵见姐妹二人貌美，欲欺侮。姐妹二人对金兵说，如果能放过母亲，就答应他们的要求。金兵不知是计，放走了她们的母亲。姐妹二人见母亲脱离了险境，便在途中突然携手向海里跑去。金兵追赶不及，姐妹二人投海自尽。乡人感其姐妹贞烈，把她们厚葬于胶城南岭，并建庙祠，香火四季不断。

王磊说，在明初永乐年间所记“胶州八景”中，双岭被称为“双女荒冢”。明中后期嘉靖年间，胶州八景多有更替，但双岭古墓依然在列，被称作“古墓寒烟”，有诗礼赞：“郭外青山势孤耸，寒天落日明荒冢。当年二女冰骨埋，兽石嵯峨碧云拥。马鬣年深春草长，至今贞节凌秋霜。惆怅芳魂招不起，沧溟万里空茫茫。”

明清年间，双女庙重修。清代康熙年间，胶州南乡冷家庄的著名书法家冷文炜曾题庙云：“一片丹心”。民国初年时，庙址尚依稀可辩，碑碣犹存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双女庙被日军拆除，并在墓上修建了碉堡。

“两位民间女子救母于危难，殉身于家国的事迹虽节烈可钦，但并无考古证据支撑，且一介布衣百姓一般不太可能拥有如此规模和形制的古墓，如此庞大的土堆，也不是普通百姓随便拉几车土就可以筑起来的。”对于“王氏双女”之说，王磊认为可信度不高。

□动人的双岭“二仙”传说，在当地也可谓人尽皆知。

据说，早年双岭一带前面是一片大海，百姓以打渔为生。一户人家有一对双胞胎女儿长得特别水灵，街坊邻居称她们为“二仙”。在她们十五岁那年，一场瘟疫夺去了父母的性命，“二仙”只好拿起母亲织网的梭子，在海滩上和渔家姑娘一起编织渔网。斗转星移，“二仙”渐渐懂事，与年轻的渔郎大虎、二牛相识相爱。眼看结婚的日子快来到了，忽然皇上下了选美圣旨，尚未出嫁的“二仙”被选中了，任凭“二仙”怎样哭诉，她们还是被官兵抢走了……

当天夜里，“二仙”决定逃走，她俩趁官兵沉睡悄悄地溜出官驿。官军追来了，她们顾不得脚疼奋力奔跑，猛然抬头，发现前面竟是一道悬崖，崖下是波涛汹涌的大海。进退无路之下，为了保住自己的贞节，“二仙”双双跳下了悬崖。

当人们闻讯赶来时，沟崖边出了一条大岭，岭顶上又凸出两个大埠子，活像两座坟墓。乡亲们纷纷过来悼念，从此“二仙”坟前终年香火不断。之后，乡民们发现，来此祷告时，有点难事往往都能逢凶化吉。“二仙”显灵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人们就把这两个埠子叫“双灵”。

有一年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老道，他听说“二仙”有灵，就也拿香纸向“二仙”借了不少东西，谁知这个泼皮老道竟是只借不还，“二仙”受了欺骗，不再显灵，原先的“双灵”也改称“双岭”了。

“二仙”的传说颇具神话的传奇色彩，但略略思量，实不足信。盛家庄党支部书记张玉杰说，诸如此类的神话故事，村里还流传着许多，大都表达着村民们对双岭古墓的敬重，现在每逢年节，也常有人祭扫。大墓东侧，刚燃放过的红皮鞭炮及祭奠者留下的“压坟头”烧纸，就是除夕下午上年坟时留下的。

◀盛家庄古墓群出土残断青铜剑

◀盛家庄古墓群出土的古钱币

□若传说故事皆为杜撰，那双岭古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呢？

已故胶州文史专家郑文光老先生在考证后提出自己的观点：这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莒国古墓。

双岭北约一公里处是有名的三里河龙山、大汶口文化遗址，往西不到两公里就是城子村。据记载，城子村是西周时期的分封国莒的都城，初称“计”，后称“计亓城”，简称“城子”，城子村因此得名。“计亓”后来逐渐被演化为“计斤”，如今城子村西不到一公里处就有东西计斤庵两个村。

莒地在殷商时属姑幕国，为东夷之国，占据临沂、日照等鲁东南广大地区，有相当势力。公元前11世纪，商纣无道，周起兵伐纣，东夷族纷纷响应，莒全力以赴助周灭商，并臣服于周。随着周王朝控制能力的逐渐减弱，不安心蜗居一隅的莒国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，一直发展到今江苏北部，都城也由今胶州一带迁往日照、临沂、莒县。春秋时期，齐桓公在避难时，就是在莒国接受庇护的，可见当时莒国的国势之强。

自夏商周开始，国君的墓葬都很大、很讲究，且在离都城不远的地方。双岭古墓距城子村非常近，双岭古墓的规模与齐国故城临淄的二王冢和四王冢也极为相似，并且，商代后期盘庚迁都后的帝王，都有“子随父葬、祖辈衍继”的习俗，双岭古墓南略小、北略大的规制，也未必不是南子北父，或南弟北兄。这些都让郑文光相信，双岭很有可能就是莒国国君的古墓。

然而，上世纪50年代，胶州铺集镇的西皇姑屯村在挖地造田时，曾挖出了一批古代的四足方鼎。据专家考证，此非周廷之物。周鼎三足，而殷鼎四足，故应为殷鼎或殷后东夷诸国之祭器，联系其地理位置，认为应是古莒国的墓葬之物。如果莒国古墓在西皇姑屯，那双岭古墓里躺的又是谁呢？

王磊说，现有的考据说法都有其合理性，但是考古工作以出土实物为准，古墓中若能出土墓志、铭文器物及其他体现时代特点的随葬器，一般就可以结合史料判断墓主人的身份。但现今古墓未经考古发掘，古墓的确切主人和时代仍然难有定论。

□由于双岭古墓历史悠久，又或是王侯之墓，因此屡屡受到盗墓贼的青睐。盛家庄村村民自发保护古墓，专门成立了保护古墓小分队，若有不明人士在古墓周围逗留，他们会格外注意。但即便如此，盗墓贼仍是令人防不胜防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双岭古墓及周边的马鞍子、大埠子、大冢子等几处古墓多次被盗，如今攀爬双岭，仍隐约可见早年盗墓贼留下的痕迹。

2003年，因平度盗掘汉代康王墓案告破，案犯供出到胶州盗掘古墓的犯罪行为，胶州公安局对案犯提审时交待，根据墓葬的规模和墓穴深度来判断，此处应为周至汉代的墓葬，很有可能与东周时期的莒国古墓有关，只是土层太深，时间紧迫，还没有来得及挖出里面的古董。

而在双岭左近的马鞍子古墓和大埠子古墓，盗墓者挖出的宋代青砖及古代滨海地区惯以随葬的牡蛎皮、杂色蛤等，却与志书中所记载的“王氏双女”故事的时间相符。

“马鞍子和大埠子有可能正是王氏二女之墓，时间久远，人们以讹传讹，把相近的古墓混为一谈也属常见。但这也仅是个推测，要想得出定论，必须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。”王磊说。

□双岭的身世本就扑朔迷离，2009年8月，为配合盛家庄土地整理项目工程，胶州市博物馆配合上级考古部门对工程范围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，使它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。

考古人员首先发现了3个被贝壳厚厚覆盖的古代墓葬，经发掘断定，3个墓葬都是西汉时期的积贝墓，墓葬内还发掘出了玉器、陶罐、漆器、铜镜、钱币等珍贵文物。

“积贝墓是将牡蛎、蛤、海螺、鲍鱼等海产贝壳，散布在墓室四周的一种墓葬形式，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御潮湿。积贝墓不仅是西汉时期沿海居民墓葬形式的显著特点，还是墓主人显赫身份的象征。”王磊说。

在连续十多天的发掘中，考古工作人员在近千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，共发现墓葬30余个，出土陶器、铁器、瓷器和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百余件。其中，地下墓葬密集，布局规整，且大都保存完好。除积贝墓外，还有土坑竖穴墓、砖椁墓等，甚至还发现了下葬夭折婴儿的瓮棺和瓦棺。

王磊介绍，这片墓葬面积非常大，从盛家庄一直延伸到东南方向的双岭村，从墓葬规制和出土文物判断，应为西汉时期贵族墓群。胶州历史悠久，而且历史上一直是北方非常重要的军事和经济重地，拥有如此规模的贵族墓群也不足为奇。“如果从古墓密集分组布局的规律来看，双岭古墓也有可能是一处汉代墓葬，但它又与汉代墓葬的形制多有不同，双岭古墓依然是个未解之谜。”

2008年11月，双岭古墓被青岛市人民政府列为第八批青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“由于暂时还没有考古发掘双岭古墓的计划，现在我们专门派文物保护员每天到古墓巡视。”王磊说，双岭古墓虽然曾遭盗墓者发掘，但由于其封土较高，里面掺杂着大型卵石，盗挖过程中容易塌方，至今仍基本保存完好。接下来要争取最大限度地保存好古墓，等待深埋地下的千年古物重见天日。